



吴廷璆 旧存《晋书》

◎白本

20世纪30年代,上海书报合作社编印过精装本《二十六史》。此类书籍往往印量大,向来不为藏家所重,而且只有历史研究者才会细读。近来,天津书商售我一册《晋书》,属《二十六史》第五册,约有16开,紫皮硬面,黑布书脊,颇为厚重。全书底本采用宋印小字本及殿本,有些版本价值。我购入此书,一则是民国印书,二则书中少许墨迹引起我的兴趣。

扉页著者印为“唐太宗文皇帝御撰”,旁有淡蓝色钢笔字补注:“房玄龄、褚遂良、令狐德棻、李延寿等廿余人参加编纂。”皇帝撰写,只是挂名,实际编纂人员正是李延寿等人。这个旁注有意义,而且字迹小而不乱、飘而不浮,不幸的是未有落款。幸运的是,末页《二十六史(晋书)勘误表》的空白处写有两列黑色钢笔字跋语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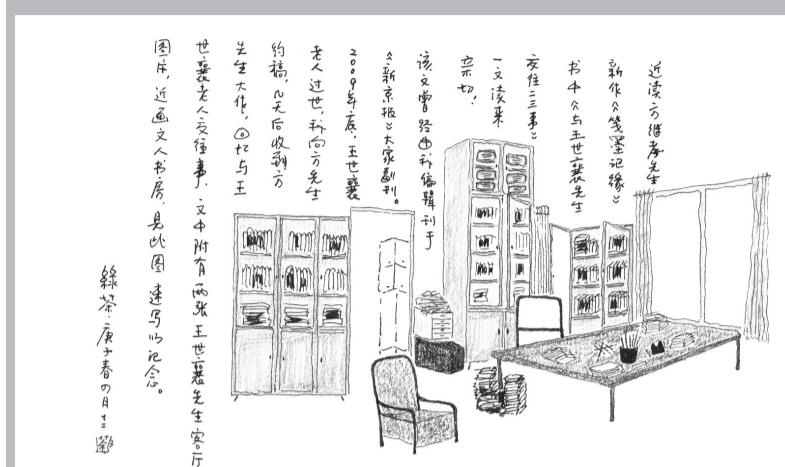
卅七年九月廿二日赴汉访马哲民,以金元二元半购于武昌胡林翼路司门口之旧书肆,时武大开课前二日。璆于珞珈山。

“璆”当是历史学家吴廷璆。查阅《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》等书,吴廷璆(1910—2003),字曼泉,曾用名默健,原籍绍兴,先后就读于杭县县立第二高小、上海持志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日本京都大学。回国后,他又在山东大学、四川大学、燕京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南开大学执教历史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他兼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、校总务长等职。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,第六、七届常委。跋中所述马哲民(1899—1980),湖北黄冈人,中共早期党员,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诸职。约在1943年,吴廷璆在成都四川大学执教时,便与马哲民、刘清扬等人组织“唯民社”,共办书店,出版《大学》《青年园地》等期刊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两人再次合作,参与组建民盟湖北省委、武汉市委。1948年9月22日,即跋中所录时间,两人的确同在武汉。《吴廷璆先生年谱》等书文记载,吴先生时在武汉大学工作,马哲民正在湖北省农学院执教。短跋再度见证了两人的友谊。

此外,购书的价格、地点,则是小事情中窥探出时代的大环境。民国时期,胡林翼路和横街头,即司马口附近曾是武昌有名的书店街。此处书店最多时,达到30余家(见《中国图书发行史》)。1948年,国民党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。尽管书店尚能经营,不过金融一片混乱。是年秋,国民政府强制用金圆券代替法币,搜刮真金白银。购书所用货币“金元二元半”正是臭名昭著的金圆券。《晋书》由此活生生地记下民国末年的一段金融史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王世襄

1914—2009,收藏家、文物专家。



王世襄书房 王世襄老人过世后,我向《与王世襄先生交往二三事》一文的作者方继孝先生约稿,来稿中附有两张王世襄先生家书房的照片,于是特速写以纪念。



仪凤之门
叶兆言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从南京的北大门仪凤门为圆点发散开去,将南京城大革命前夜的历史、南京近现代的历史融汇于以杨逵等男主角为首的人生命运浮沉之中,间杂南京城尤其是下关地区的地理、人文、社会发展等细微城市脉络,是一部草莽英雄成长奋斗的心灵史,也是南京城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。

无神话,不艺术! 藏在艺术史里的82个神话关键词
[英]戴尔著 邬晨云译
北京日报出版社

作者选取世界神话中的82个关键词,精选世界艺术史中的400余件作品,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阐释神话的基本内容,并呈现出由神话滋养的想象世界。



启蒙·生意·政治:开明书店史论(1926—1953)

邱雪松著
中华书局

本书充分运用开明书店内部文档、各地档案馆所藏档案,以及当事人的日记、书信,报刊新闻时评,以及政府法令条文,开明人访谈等史料,采用叙事史的笔法,呈现了开明书店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繁复历程。

爱的练习:女性自我成长手册
[美]梅根·洛根著 陈凯西译
人民邮电出版社

爱自己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能力,只有不断地练习,才能在通往幸福的旅程中所向披靡、游刃有余。这是一本既可以自己书写练习,又可以与人分享交流的书。



“岂明 不能免俗”

◎谭苦盦

周作人的次女若子,据见过的人说,那是“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小姑娘,圆大的眼睛、窈窕的身材、美丽的面孔,配着活泼的步伐、沉静的态度,更显得她是个善感多思的热情女郎”。可是这个“年轻的,美丽的,像天使般可爱、有伟大前程的若子”,因为急病发作、庸医延误,1929年11月20日,“和至亲的父母兄弟姊妹、至爱的朋友们永别了”(碧云《周作人印象记》)。

四年以前,若子生病,差一点儿死去,周作人时年四十一,他自认为“出身贫贱,受过好些的损害与侮辱,对于乡党宗族亲属的情分几已消失,为涉世计亦更勉学坚忍,以防此身为感情所蚀尽”,故而在“小女儿急病垂死”之时“还能故作镇静”。若子死了,他又认为“不佞年逾不惑,对于‘死’稍有了解,不至有甚深迷惘,唯睹物思人,人情所难免”,所谓“看得破,忍不过”是也。周作人为若子置办丧事,“定做纸汽车等货,约和尚念经”,又“招僧七人放焰口”,又“招僧九人诵经”,在他看来,只是“循俗例小作法事”而已,时人则视之为“不能免俗”的“大热闹”。

“父母之情,非身历者不知其甘苦”。周作人妻“在死儿之侧对山本大夫曰,‘先生无子女,故不能知我怎样的苦痛’”。若子死后数日,碧云(即谢冰莹)也生病了,给周作人去信,大意是说,“我讨厌病,像若子一样,多么痛快呵”。周作人来探病,“赠予若子遗影”,嘱咐“好好保养”,再无多余的话,就告辞了。

林语堂对以上诸事有一总评,“若子死,岂明(即周作人)不能免俗大热闹一番”,于此“甚见得岂明之‘渐近自然’处、‘吾从众’处,及其内情之冲动处。其热闹乃其恸哭。又若子死后闻岂明曾探一同岁女子之病,此岂非‘各言其子’之相近境界乎”。此女子即碧云,比若子年稍长,并非“同岁”。



充满感性色彩的《晦庵书话》

◎董斋

我最早接触的书话,便是唐弢的《晦庵书话》(三联书店一九八〇年版)。那时我还在家乡的中学教书,课余喜欢读些现代文学作品,买过唐弢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,是三卷本的。随后发现还有一卷本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》,也买了。接着便是《晦庵书话》。仅凭自己的直观印象,觉得三卷本的水准不及一卷本,而一卷本又不及《晦庵书话》好看。三卷本通读一遍后,再没

有翻过。一卷本翻过几遍,却只是当作工具书查阅的。只有《晦庵书话》,会不时拿出来翻翻,有些篇目还会涵泳再三。后来搬家,三卷本和一卷本都处理掉了,《晦庵书话》却一直摆在书橱最方便取放的位置。

当年对《晦庵书话》的兴趣,大致有两方面。一是把它当作研读现代文学的入门书,从中获取现代作家作品的信息,遇到感趣味的,还会按图索骥。二是揣摩文章做法,特

别是文中一些抒情的句子,至今尚能脱口背出。例如:“我读此书时适在钱家二院,院有海棠一株,时正结果。晚风起时,海棠时时落地,一种黄昏的寂寞浸透身心,及今思之,犹怅惘不已。”还有:“达夫失踪已久,据载其坟墓近方发现。热带植物繁殖,一片离离之中,墓木当已拱矣。”这些充满感性色彩的闲笔,冲淡了通篇沉闷的学究气,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。